

## ● 人物专访

## 王翔：“力”托神八 鹏路翱“翔”

○杜 鑫 朱红梅

12月16日的人民大会堂，身佩红花的王翔显得很精神。在庆祝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圆满成功大会上，身为飞船系统副总设计师的他，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者代表登台发言，一时间，他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。

然而，并不习惯“众星捧月”的王翔，私底下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：“我一路走来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只是比较幸运，要是没有之前老同志们从‘神一’到‘神七’的积累，也不会有我今天的成就。”

从2004年海外学成归来投身航天事业，王翔在五院一直在和“神八”打交道，和同事们发了八年“狠力”后，才有了“神八”的完美表现。

交会对接任务结束后，要采访王翔依旧很难。如今，他正马不停蹄地一边总结此次交会对接任务的成功经验，一边准备载人航天工程后续任务的推进工作。记者好不容易“逮住”他一次，采访中途他还“抽空”去开了个会。

皮肤略带古铜色，标准的板儿寸头，憨笑不断。终于，王翔在略显空荡的新办公室里，说出了他的故事。

到底是“胆小”还是“胆大”？

“我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新疆兵团的



天宫一号与神舟八号交会对接任务圆满成功之后，王翔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

学校里读书，成绩一直不错，在班级里很少调皮捣蛋。”

少年时代，王翔在学校里守规矩，并没有做过“出格”的事情，是老师眼中的“好学生”。

课堂外，王翔和许多男孩一样有着同样的爱好。也许是受做工程师父母影响的缘故，他从小就对航空、汽车、机械类知识感兴趣，也爱看侦探类和科幻类小说。他喜欢收集《航空知识》、《兵器知识》、《世界军事》一类的杂志，只是从不拿到课堂上看，“这是因为我胆子比较小”，王翔说。

## □ 清芬挺秀

但是，他也有“胆大”的时候。2004年，从德国学成归来的王翔进入五院总体部载人航天总体室，开始着手“神舟八号”的研制工作。刚进航天的大门，王翔就给大家留下了一个“胆大”的印象。

当时，俄罗斯航天专家作了一场关于交会对接轨道和对接机构原理的讲座，在场许多听众都比较安静，哪怕有问题也“憋”在讲座结束后私下探讨。可王翔却在讲座的提问环节中“吐”出一连串关键问题，经俄专家解读，场下许多人受益匪浅。

“并不是因为我比大家水平高才提出那些问题，也不是因为我胆大。交会对接是我当时专心想干的事儿，所以不想错失宝贵的学习机会。”可见，王翔“骗”了我们，他不是“胆子小”，而是干事分得清主次。

### 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

“在清华上学与之前的生活有了很大不同。”王翔在谈及母校时，表情之中流露敬意。“清华的学习氛围特别浓，周围的牛人特别多，如果你不使点劲，很快就会被落下。”和身旁那些尖子生比，王翔刚到清华时的学习基础不算好，有时候甚至听不懂老师讲的内容。“我学的是力学，课程难度很大，学起来特别费劲。”

虽然基础差、课程难度大，但王翔也没怎么“挑灯夜战”过，“头悬梁、锥刺股”那种事更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。他极其讲究作息规律，持续不懈，打的是一场“持久战”。从本科一直念到博士，王翔在清华一待就是9年多。与大多数的清华学子一样，王翔在清华毕业后，选择了继

续“读万卷书”，同时“行万里路”——他进入德国马普协会金属学研究所，继续博士后深造。

马普协会在德国就像国内的中科院，在学术界享有盛誉。王翔所在的研究所位于斯图加特市——德国“汽车城”，“奔驰”、“保时捷”等知名汽车品牌都是当地的骄傲。和不适应异国文化环境的学子不同，王翔讲究随遇而安，对吃喝都没有特别要求，一头埋进学习、研究中。在德国，他身在“名门”，众事皆顺，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。

### “我还是更适合干工程”

对于海外的理工科学子来说，学成之后留在经济、科技相对发达的西方国家，在如今这个年代并不稀奇。可是，王翔例外了。在德国的两年学习研究之路虽然平坦，但王翔也开始更加了解自己，更加清楚未来路在何方。

在与研究所同事们天马行空的思想碰撞中，王翔的视野不断得到开拓。同时，他渐渐坚定了不再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想



2010年4月，王翔在清华大学新百年人才培养座谈会上发言

法。“干学术更加自由一点，但我觉得自己的性格不适合，写论文也不是特别拿手。我还是更擅长从事工程类的工作，通过一群人的团队协作，共同达到目标。”王翔说。

2003年德国学成回国后，王翔进入五院工作。回忆起这个重大人生选择，他只说了一句非常朴实的话：“我想我更适合从事这份工作，也想为祖国航天干点事。”其实，进航天单位工作的念头很早就王翔的脑海里萌发了。在清华大学读研期间，他曾跟随导师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有过项目合作。回忆那段时间，王翔嘴中突然蹦出一句话：“那时，毕业后干航天的念头曾在脑中闪过。”

如今，王翔已经回国8年，“神八”也已在我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中圆满完成使命。八年来，王翔一直在为“神八”默默贡献着：从总体主管设计师到副总设计师，从交会对接开始的专题设计到作为总体技术负责人，他和他的团队陆续完成了返回舱海上漂浮试验、综合空投和交会测量设备联合校飞试验、飞船总体方案、飞行方案，直到任务实施及总结……

### 字典里没有“差不多”

干工程讲究严谨，每个环节都必须做到位，难怪同事们都说，在王翔的字典里没有“差不多”这个词儿，无论大事小情，只要他经手，一定得弄个明明白白。经他审核的文件，他必会不厌其烦地把错别字都挑出来，以至于同事们给他“较真到极点”的评价。

交会对接任务刚开始，王翔便组织大家起草了纲领性文件“21条”，涉及对接

机构的设计、要求，从选择什么样的对接机构到力学分析、机电热接口等等，基本涵盖了对接机构的全部功能体系，所有的细节非常具体。王翔对待文件细致，做起试验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做飞船着陆冲击试验时，他带领大家一条一条地分析试验结果，“你的这个冲击曲线是什么？”“响应时间是什么？”“峰值是什么？”“对应的产品设计特性是什么？”点点滴滴的问题，他丝毫不放过每一个细节。

其实，从“神一”到“神七”已经做了大量的同类试验，积累了很多数据，每个曲线基本都已满足要求，但遇到某个曲线的某个峰值有毛刺儿，他还是会警觉起来，一定要把问题搞清楚，一时弄不清楚，他就会把相关分系统的人叫来，一起讨论，直到搞清楚为止。有人说，以前那么多次也没发生过问题，干嘛这么较真呢？

“要说我较真，得看是什么事儿。”王翔说，“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，‘神八’一旦出问题，代价太大。”

对待工作较真的王翔，对待同事却很随和。曾经跟他共事的刘永喆回忆：有一次在当阳出差，有两个招待所可供住宿。一个条件好，但仅剩几张床位；另一个条件很差，床位挤不说，床还咯吱咯吱地响，没有空调，没有卫生间，屋里特别潮。管后勤的同志要安排王翔住那个条件好的招待所，可他坚持与大家住一起，把条件好的房间让给了老同志。

王翔所在的“神八”团队里年轻人很多，平均年龄只有30岁左右。“我挺喜欢这样的氛围，一群人在一起干事，朝气还是第一位的。”王翔笑言，“再说我也

## □ 清芬挺秀

不老啊。”不到40岁的他在团队里已经是“老将”了，当今我国航天人才队伍的年轻化趋势可见一斑。

### “靠数据说话，哪怕得罪人”

王翔适合于工程，不仅因为严谨，还在于他始终致力于“优化”。无论是设计工作还是管理工作，他都非常看重这两个字。“航天工程是一个庞大的系统，就像一台大机器，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零件，必须有效组合在一起，才能发挥出最大的能量。”王翔坦言，现在的工作模式还不是最好的，但至少目前来说是最合适、最可行的。“我们就是要在现有的工作模式框架内，不断优化，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。”

在“神八”的设计研制过程中，各个分系统都存在自己的困难。“比如，设计对接机构肯定希望控制越精准越好，误差越小越好；而控制系统受天上各种因素干扰，总有误差存在，自然希望对接机构适应范围越大越好，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来权衡。”作为“神八”副总设计师，王翔经常要在不同分系统设计团队之间协调工作，拿出大家都能认可的解决办法。

王翔告诉记者，在给各分系统提出设计指标时，就已经总体考虑到大家日后可能存在的一些矛盾，因此他会在定指标时留有一定的余量。“这有点像打靶，比如，给对接系统定的设计指标如同外环的大圈，而给控制系统定的设计指标可能是内环的小圈，小圈和大圈之间就是我们系统的余量，这些余量就是为日后出现不可预测因素所准备的。”王翔解释说，“交会对接这个事情以前都没干过，我们必须

提前把标准和余量摆出来，之后碰到具体矛盾再具体解决。”

虽然是副总设计师，但王翔协调各分系统之间的问题时，并不是简单地在做一个“和事佬”。王翔认真地说：“所谓协调，形式上是把大家拉到一起商量，可摩擦太大时，大家拍桌子吵架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。这个时候，我就得站出来，让各自拿出数据来。我们这项工作技术性很强，没有数据，一切都免谈，哪怕我因此要得罪人。”

但是，王翔随后话锋一转：“因为工作而争论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毕竟都在为‘神八’而努力，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所以争完后没多久还是会亲如一家。”

别看王翔为了工作有时和同事针尖对麦芒，但对待航天新兵，他总是悉心指导，毫无保留地传授经验。他的同事朱亚力坦言：“我从一开始做对接机构协调到组建C单元、做整个整体的对接分离方案，再到我负责的所有大型试验，我的这一系列工作都是在王翔的指导下完成的。无论我有什么想法，都可以毫无顾忌地与他讨论。”

### “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”

“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生活的全部。”对于这点，王翔态度肯定。

“我一直努力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，我身边的同事也是如此。”虽然坚持工作和生活分开的态度，但是王翔在生活中还是时常惦记工作，忙起来的时候，工作经常占据了他的大部分时间。

王翔的爱人也在五院工作，他们每天中午都在一个食堂吃（下转第122页）